目　录

（上册）

译　序 …… 1
原　序 …… 1

【卷一上】

导　言　帝国主义的兴起 …… 1
第一章　萨拉米斯会战和普拉蒂亚会战 …… 26
　大事记（一）　希腊内部的争雄 …… 52
第二章　叙拉古的围攻和伊哥斯波塔米会战 …… 58
　大事记（二）　马其顿的崛起 …… 78
第三章　高加梅拉会战 …… 84
　大事记（三）　罗马的兴起和它与迦太基的冲突 …… 108
第四章　米陶拉斯会战和扎玛会战 …… 114
　大事记（四）　罗马帝国主义的兴起 …… 136
第五章　彼得那会战 …… 141
　大事记（五）　罗马帝国内部的争霸 …… 157
第六章　迪拉基乌姆的围攻和法萨卢斯会战 …… 162
　大事记（六）　罗马共和国的灭亡 …… 185
第七章　菲利皮会战和亚克兴会战 …… 189
　大事记（七）　罗马帝国疆界的建立 …… 212
第八章　托土堡森林会战 …… 216
　大事记（八）　罗马的和平 …… 229
第九章　亚得里亚堡会战 …… 2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卷一上】

大事记（九） 民族的迁移 …… 250
第十章 沙隆会战 …… 255
大事记（十） 东哥特人征服意大利 …… 271
第十一章 提卡米仑会战和塔吉那会战 …… 276
大事记（十一） 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扩张 …… 296
第十二章 君士坦丁堡之围和杜尔会战 …… 301
大事记（十二） 西欧帝国主义的再生 …… 315
第十三章 哈斯丁会战 …… 323
大事记（十三） 伊斯兰教帝国的衰颓和拜占庭帝国的复兴 … 343
第十四章 曼齐克特会战 …… 347
大事记（十四） 基督教国家对于伊斯兰教徒的反政 …… 362
第十五章 哈丁会战 …… 368
大事记（十五） 西帝国的瓦解和法英的兴起 …… 389
第十六章 史路伊会战与克雷西会战 …… 395
大事记（十六） 中世纪的瓦解 …… 417
第十七章 奥尔良的解围 …… 424
大事记（十七） 鄂图曼帝国的兴起 …… 440
第十八章 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与陷落 …… 446
大事记（十八） 西班牙的再征服和统一 …… 465
第十九章 马拉加的围攻和格拉纳达的征服 …… 469
大事记（十九） 西班牙和鄂图曼两帝国的争雄 …… 487
第二十章 勒班陀会战 …… 492

译　序

钮先钟

从古代到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都是以欧陆为中心，而英国只是一个边缘地区。19 世纪，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分别在法德两国各领风骚，英国人似乎仅有执弟子礼的资格。此种趋势一直都无改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始出了两位大师，富勒和李德哈特，他们不仅在战略思想领域大放异彩，而且为战争研究开辟了新境界。

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在两人中不仅年长，而且资深，就思想发展而言，实居于领先地位。严格说来，李德哈特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实应归功于富勒的提携指导。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有人认为富勒的最大成功即收了李德哈特这样一位信徒，而李德哈特对富勒也推崇备至。两人合作达 40 年之久，诚可谓学术史中的佳话。

富勒才气纵横，笔扫千军。其一生著作有专著 45 种，至于论文讲稿更多得不可胜数。但真正具有不朽价值的传世巨著还是首推《西洋世界军事史》。他前后一共花了 30 多年的时间，始完成此一巨著，其构思之苦，用力之勤，可以想见。本书所论述始自古希腊罗马，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贯穿长达 3500 年的西方历史，真乃洋洋大观。据权威评论家的共同意见，在战争通史著作中实无出其右者。

几乎所有的战略思想家和名将都无一不重视历史的研究，也无一不认为历史实为研究战争的基础。甚至还有人说，不研究历史即不可能了解战争。我个人似乎是很荣幸，因为富勒和李德哈特的思想都是由我引进汉语世界，其主要著作也都是由我译成中文。现在这部军事史巨著能重印出版，更令我感到非常喜悦，所以愿意作一简短序言，以来说明此书之价值，并告诉有志研究战争和战略的年轻一代，让他们认清这是一部足以奠定治学基础的必读书。

1995 年 9 月 9 日写于台北

原　序

战争是否为人类进化所必需的因素，固然还是有辩论之余地，但是下述的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

当一个文明开始变换的时候，这种情形就更为显著，而我们现有的世界性工业文明似乎就正是如此。在一两代之前，战争还被人认为是政策的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政策本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态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这种紧张状态到底会延长多久，到底它是否有一个明确肯定的答案，是否命中注定将盲目地走到它的尽头为止，固然是无人能说；但却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愈研究战争的历史，则我们对于战争本身，也就愈能有所了解。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支配性因素，除非我们能够了解它，否则我们怎能希望调节人类的事务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了 1923 年，我在康贝里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f College）任教官，才发现除了一两次战役，战史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贫乏。这些学员对于战史的研究，本应具有极大的兴趣，可是不幸得很，却都不足以语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用英文出版的书籍当中，还没有一本是能够把全部问题包罗殆尽的。所以我决定来填补这个空缺。为了把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紧缩起来，我采取的方法是：集中精力于我所认为的决定性会战（西方民族所打的），再把其他的战争和战役，以它们为核心编织在周围；最后从此演绎出战争对于历史的影响。此外，为了使战争的故事能够尽量连续不断，我又决定在每一章的前面，加上一个“大事记”，在这里叙述战争、战役和会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们怎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就其全体来说，我心目中所设想的这一本书，可以用一个风波动摇的海面来打

比。叙述会战的各章就好像是波浪的高峰,而大事记则好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一高一低彼此相接,这就是3500年来的战争史。

从1923年起,我开始搜集资料,到了1939年至1940年之间,就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史》。但是我对于该书并不感到满意。第二卷出版不久,全部的存书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我对于这种损失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使我有机会可以将全书重写过。自此之后,我又花了10年的光阴去进行这个工作,把原书的两卷扩大成为三卷,把原有的29章,改写了28章,删去了1章,另增加了23章新材料。此外,所有的"大事记"都是新写的,"导言"也是一样。所以这本书不是一个增订版,而是一本新著。

对于会战的选择,完全以我个人的判断为根据。我当然知道还可以增加其他的会战,不过有些会战的记录太不完全,无法作深入的研究;另外有一部分,仅仅是因为语文上的困难,是不得不从略的。

资料来源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要有可能,我尽量采用当时参与者、目击者和同时代战史学家的记载,再用公认的近代权威著作来核对。但是我却累次发现,对于约米尼所谓的"激烈戏剧"的战争,古代史学家的了解和记载,似乎都比近代史学家更为完全。我想原因在于,过去史学家把战争当作一种自然程序,而今天的史学家则多认为它是一种残酷的祸害,所以对它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最大的困难却是对于最近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极难找到可靠的资料来源。大战结束以来,未经整理过的史料虽是大批地出笼,其中却有许多充满了宣传气味,尤其是俄国人的资料。因为可靠资料的缺乏,所以对于某几个主要会战,还是一直无法获得清楚的概念。

还有两件小事也值得一提。第一点是战斗兵力和损失的数字。这种数字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而且为了宣传的目的,更常常受到故意的歪曲。今天如此,3000年前也是如此。所以对于本书中的数字,有许多都是我不敢断言其为正确的。另外一点是,所有的外国和古代的货币,其价值都是换算成为英镑,并以1913年的价值为准。①

最后,我应该感谢那些给予我协助、忠告和批评的人。他们的贡献,其价值之大简直无法形容。不过对于本书的内容和一切错误,均应由我个人单独负责。

① 在1913年,1英镑的价值相当于4.86美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言　帝国主义的兴起

本书所讨论的战争可以根据其地域特征分为三个类别：(1) 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勒班陀 (Lepanto) 会战 (1571 年) 为止的战争，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打的；(2) 从此以后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大部分都发生于大西洋边缘，或是在与它有关系的地区中；(3) 1815 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其舞台。

在第一类中，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为罗马帝国的产生；在第二类中，则为不列颠帝国的产生；而在第三类中，结果如何尚难逆料。当然也很可能，它仍旧依照过去的前例演变，而发展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因为今天在世界上只剩下了两大强国，美国和俄国，假使明天发生了冲突，而其中有一方获得了优势，那么下面的那一个帝国就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康德在他的《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一书中，曾经发表他的意见：战争从长期的视角上来看，是有统一人类的趋势，因为合群，所以战争发生的机会就会减少。似乎自然的目标固然是求一致的，而它的推动力却不一致。所以，尽管部落都希望能保留其独立地位，可是部落间的战争却使它们变成了一个多部落的社会，这就是民族。同样，一个民族也希望能维持其独立地位，可是民族间的战争却又使它们变成了一个国家。进一步说，国家也都希望能维持其地位，可是国际性的战争又使它们长成了一个帝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单位尽管是在努力以求保持其独立，但在某一特殊时期，是难免不因被吸收而分裂，最后一直达到地球上的生物和经济的极限为止。

虽然原始时代也有战争，好比奥瑞纳耶人 (Aurigancian) 出现，穆斯特人 (Mousterian) 就失踪了，不过在文明尚未兴起之前，有组织的战争似乎是还没有的。文明的兴起有两个根源：发现了某种草的种子可以种植，以及某种吃草的兽类可以饲养。从这两个根源产生了两种完

全不同组织的人类社会,农业的和畜牧的。前者首先发源于尼罗河流域,以及连接巴勒斯坦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区,然后再沿着那条河直到波斯湾;后者据某些人的推测,其主要的发源地应为里海地区的欧亚草原地带。

在前者的情形中,走向文明的第一个步骤是村落的出现,一个有藩篱的地区保护着土地的耕种者和他们所储存的粮食。在后者的情形中,则为马的饲养和车轮的发明。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定居的,一种是游荡的。在全部的历史中,它们都是对立的。

为了免受游牧民族的攻击,村落又逐渐发展成为有城墙的城市,每一个都变成了独立的小世界。城墙挡住了车骑,于是防御变成了较强的战争形式,城里人的文明不久即胜过了游牧民族。城墙不仅保护了文明的生长,而且强迫战争的兵器和狩猎耕种的工具不能不分离。于是进一步,兵器又决定了所应该采取的军事组织形式,最原始的即城市公民所用的"方阵"(Phalanx)。在公元前 2900 年的一块苏美尔人(Sumer)纪念碑碎片上面,还可以看到对这种方阵的描绘。一排排的人,纵深为 6 个人。每一个士兵都有弓和矛的武装,戴着一个皮盔,携带着一块正方形的防盾,可以遮盖全身。

在两种文明之中,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的和经济性的。牲畜的繁殖愈盛,则寻找新草地的要求愈频繁,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即可以成为一次侵入的预兆。同样,城市人口愈繁殖,则所需要的粮食愈多,于是必须用来耕种的土地也愈多。所以在两种文明之中,战争都经常是为了肚皮打的,不管是人的还是兽的肚皮。有史以来,在生存的斗争中,"生存空间"(Leben Sraum)始终是一个大问题。①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Republic)一书中,也曾讨论过城市问题。在苏格拉底与格劳孔(Glaucon)的谈话中,他指出,战争是文明的风土病。从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城市为起点,他指出,当文明进步之后,人类的要求也随之而增加,那个足以支持一个原始文明的土地,遂不足以支持一个高级的文明。下面所引述的一段即可以展示其辩论的精华:

---

① 霍布斯(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m)一书中曾经说过:当全世界为居民所挤满时,最后的补救方法即为战争;它使每个人或者获得胜利,或者是死亡。

苏：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的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食用。

格：一点都不错。

苏：所以过去足够支持其原有居民的国家现在会是太小了，或者说不够大了。

格：一点都不错。

苏：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并企图对于财富作无限制的累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吗？

格：苏格拉底，那是无可避免的。

苏：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绝对如此……

苏：所以姑且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即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这是毫无疑问的。

畜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公元前 3000 年的时代中。从里海地区的北面草原中，涌出了大量的好战民族，即所谓的印欧民族（Indo-Europeans），这一情形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东、向东南、向西和向南移动。这种移殖运动的动机是什么，还不曾有确切的考据。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造成连续的干旱期；或者是如某些史学家所暗示的，优秀马种的选牧和刀剑的发明，驱使着他们向外发展。

在西面，许多游牧部落在公元前 2000 年之前即已渡过了多瑙河，变成了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民族的祖先。其他的一部分，号称雅利安人（Aryans），大约在公元前 1800 年又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支向东南进入印度，另一支向西南进入“肥沃新月”地区的北面山地中。这后面的一个集团就号称为伊朗人（Iranian），其中有两个最强大的种族，为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s）。

差不多在这些侵入行动的同时，另外有一个民族，其祖先可能是闪米特人（Semites），号称为西克索人（Hyksos，意为沙漠的王子），又在

西亚出现，并蹂躏上埃及（Upper Egypt）地区。他们带着马一同走，在此以前埃及人是不知道有马的。西克索人成功的主因似乎是他们有了马拖的战车（Chariots）和优秀的兵器。战车可能是从巴比伦人（Babylonians）那里学来的，大约在公元前 2100 年，马即已从北面输入这些地区。

虽然上埃及地区对于西克索人也曾作激烈的抵抗，不过一直等到下埃及（Lower Egypt）的底比斯（Thebes）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才把他们最终赶走（底比斯又分为凯尔奈克［Karnak］和卢克索［Luxor］）。于是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Ⅰ，前 1539—前 1514 年在位）开始建立第十八代的埃及王朝。在这些战争之中，古老的埃及民兵逐渐变成了一支组织良好的陆军，共分为两个“大师”（grand division）：一个驻防在三角洲上，一个则在上埃及地区中。士兵有弓和矛作武装，也携带防盾，但却没有甲胄。“箭筒”（quiver）已经由亚洲输入，而“火力”也都已经是“成排”（volleys）地发射。虽然尚未使用骑兵，但却已经采用了战车。在“法老”（Pharaoh，埃及王的尊称）的国家牧场中饲畜着数以千计的马匹，而战车制造也变成了一种艺术。

雅赫摩斯在公元前 1514 年逝世，继承他的人为阿孟贺特普一世（Amenhotep Ⅰ），接着下一代即为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Ⅰ）。这两位好战的国王都曾经入侵叙利亚，北面远到幼发拉底河为止，但是都不曾企图组织其所征服的地区。图特摩斯一世死后，其长子嗣位，也叫作图特摩斯，只统治了几年，即为其异母妹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所继承。她可以算是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妇女，在公元前 1501 年，她又与其幼弟结婚，又是另外一位图特摩斯。哈特谢普苏特大约死于公元前 1481 年，在她未死之前，她的丈夫毫无实权，不问国事。她的统治以和平和非军事性而著称，所以等到她的丈夫图特摩斯三世继承她的时候，由卡叠什（Kadesh）国王首先发难，所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国王，都一致叛变了。（图特摩斯三世王朝的起点不是从他的妻子死日算起，而是从他结婚之日算起。）[①]为了镇压这场叛

① 以上所述哈特谢普苏特及其与图特摩斯二世、图特摩斯三世的关系似有误。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哈特谢普苏特为图特摩斯一世和王后雅赫摩斯之女，与异母兄弟图特摩斯二世结婚。她的两个哥哥本应继承王位，但均已夭折。所以当图特摩斯一世逝世后，她和图特摩斯二世即荣登大宝。图特摩斯二世在位时间很短，他与一后宫嫔妃伊希斯所生之子图特摩斯三世登基后，哈特谢普苏特遂成为摄政，并将自己的女儿奈费鲁尔嫁与图特摩斯三世。——编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一　美吉多战役，公元前 1479 年

乱，图特摩斯在沙鲁（Tharu，即坎塔拉［Kantraa］）把兵力集中了之后，就在公元前 1479 年 4 月 19 日，取道加萨（Gaza）向叶亨（Yehem，即今叶玛［Yemma］）进发。这是在卡美尔（Carmel）山脉南坡上的一个城镇，他在 5 月 10 日到达了该地。

当此之时，这些城市国王的军队，在卡叠什国王的指挥之下，已经占领了美吉多（Megiddo）要塞，即阿玛格登（Armageddon），它位于卡美

尔山脉的北坡，足以封锁从埃及通往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大路。沿着这条道路向美吉多进攻，图特摩斯于 5 月 14 日率领着他的车队通过那个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在 3397 年后，所通过的同一隘路，进入了要塞南面的美吉多平原。第二天，他的军队即开始以战斗序列向前进攻。此时，卡叠什国王的联军正在美吉多的城外宿营。图特摩斯把他部队的南角靠在基拉（Kina）溪流南面的一个小山上面，而其北端则直指美吉多。于是他好像是张牙舞爪的“鹰神”（Horus）一样，乘在闪亮的战车上，领导着进攻。一个冲锋之下，敌军即已被击溃，他们好像在精神上已经恐怖不堪，纷纷向美吉多逃走。当卡叠什人发现城门已经关上了的时候，就让老百姓把他们吊上城墙去，丢下了他们的战车。①

当时城内的情况已经紊乱到了极点，可是图特摩斯并未立即攻城，他的部队正在忙于搜劫敌人的营地，对于美吉多只是加以围困而已。围城的时间很短，等到该城投降时，才发现卡叠什国王已经逃走。所获得的战利品非常多，包括 924 辆战车，2238 匹马，200 副盔甲，国王的御用家具和大量金银。

在胜利之后，图特摩斯和他的前代君王不同，立即开始重组其再度征服的领土。首先，他废除了那些城市国王，用一些似乎会对他效忠的贵族领袖来代替他们。只要这些人能够准时向他纳贡，他也就让他们有统治这些城市的自主权。其次，他把这些新统治者的长子都送到埃及去受教育，于是等到他们继承父位的时候，就会更加效忠可靠了。等到这些工作完毕之后，他才在 10 月间返回底比斯。

两年之后，图特摩斯又发动了第 2 次战役。他一共发动了 15 次战役。在第 5 次战役中，为了在叙利亚海岸上登陆，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以求对付卡叠什和它的内地，他又建造了一支舰队。在第 6 次战役中，他的部队在西米拉（Simyra）登陆，该地的位置是在叙利亚海岸上的的黎波里（Tripoli）北面。接着他向卡叠什城进攻，这是一个强力的要塞，位置在奥龙特斯河（Orontes）的左岸，距离霍姆斯（Homs）不远。经过了长时间的围攻，才算是攻陷了。在第 7 次战役中，他在他的后方平定了一连串的叛乱。在第 8 次战役中，他侵入了米坦尼国（Mitanni），这也是一个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家，所占领的地区在幼发拉底河的大河湾之内。此外他也攻下了阿勒颇（Aleppo）。

① 此外也还留下了一些黄铜的盔甲，不久埃及国王和贵族也就开始采用这种盔甲了。

图特摩斯的威名如此远播，许多地方的君王都纷纷向他进贡，甚至遥远的巴比伦和庞大的赫梯（Hittite）帝国也都送礼物给他。后者是在历史上首次被人提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舰队也威震四方，使他在东地中海内建立了制海权，远达爱琴海诸岛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都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中。

在图特摩斯的最后一次战役中，他毁灭了卡叠什城，这一次又是卡叠什联合诸国叛变，在这一战之后，西克索人的权力遗迹也从此消失了。16 年之后，在公元前 1477 年的春天，图特摩斯逝世，一共在位 54 年。他葬在“王陵谷”（The Valley of the Kings）中，遗体现在还保存在开罗的博物馆。

布里斯特德（Breasted）在他的《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一书中，对于图特摩斯三世曾有下述的评论：

> 他是第一个曾经建立了一个具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帝国的人，他也是第一个世界英雄。他不仅使人对于他的时代产生了一个世界广泛性的印象，而且更产生了一个新秩序的印象。他的伟大影子，使那些可怜的叙利亚君主们的诡计阴谋都为之黯然失色，像强风扫雾一样，使东方政治的空气为之澄清。他的铁腕使米坦尼人保持着恐怖的记忆，达三代之久。直到他的帝国瓦解后的几个世纪中，都还有人追忆他的英名，把它写在护身符上，当作权力的象征。一直到如今，这位国王的两个最伟大的纪功碑，他的希里波里坦方尖塔（Hiliopolitan Obelisks），也还竖立在大西洋两岸①，纪念着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帝国的缔造者。

到了公元前 1400 年，在阿孟贺特普三世治下，埃及达到了其帝国权力的最高峰，于是“法老”逐渐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统治者，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世界统一性的上帝观念也随之而产生了。他的名字叫作“阿吞”（Aton），对这个神的祭祀是由阿孟贺特普四世开始的，他在公元前 1375 年继承了阿孟贺特普三世的帝位。

阿孟贺特普四世痛恨“阿蒙”（Amon）——那是底比斯的神——以及其他一切的旧神。他自己改名为“阿肯那顿”（Ikhnaton，意即“阿吞

① 一在伦敦，一在纽约。

所满意的人”），封闭了一切的旧庙，驱逐它们的僧侣。

这一次的宗教革命动摇了这个帝国的基础，在混乱之中，埃及对于亚洲领土的控制权，开始变得有名无实。

阿肯那顿大约在公元前 1360 年逝世，继承他的人是他的女婿。他即位之后，就上尊号为“图特安哈顿”（Tutankhaton，即“阿吞的活影子”）。可是不久旧僧侣又得势了，强迫他放弃对于阿吞神的崇拜，并改尊号为“图特安哈门”（Tutankhamen）。他可能死于公元前 1354 年，接着埃及就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差不多等到了公元前 1350 年，才有一位名叫霍伦希布（Horemheb）的埃及人，自立为法老，于是一切的旧秩序又完全恢复。在这些纷乱之中，巴勒斯坦已为东沙漠的游牧民族所占领，其中有所谓的希伯来人（Hebrews）；而叙利亚也已经为赫梯人所占领。

公元前 1315 年，霍伦希布之位由拉美西斯一世（Ramses Ⅰ）所继承，而其子塞提一世（Seti Ⅰ）也共同执政。这就是埃及的第十九个王朝的建立者。

塞提改组了陆军之后，就开始再度征服巴勒斯坦，但是对于叙利亚的赫梯人在奥龙特斯河上所占有的卡叠什城，以及在巴勒斯坦以北，所有控制在赫梯人手中的叙利亚地区，却感到无法动摇他们的权力。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 1292 年继承了王位，再度发动企图收复卡叠什的战役。假使不是有两件事情与他为难，那么也许他的武功是可以与图特摩斯三世媲美的。（1）埃及的民族性军队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佣兵制的部队，其中大部分为努比亚人（Nubians）和从北地中海地区所抽来的人员。（2）赫梯人至少有一部分已经有了铁制的兵器，而埃及士兵所用的还是青铜兵器。

公元前 1288 年的春天，拉美西斯正在向卡叠什前进时，陷入了一个陷阱，被敌人包围住了。可是当赫梯人正在搜劫他的营地时，他却乘机突围而出，反败为胜。但是这一个胜利却并不完全，因为卡叠什仍然保留在赫梯人的手里。这是埃及帝国的最后一次胜利。

拉美西斯活到了 90 岁以上，一共统治了 67 年。当他到了老年的时候，已经变得衰朽无能，在他于公元前 1225 年逝世之前，利比亚人（Libyans）和他们的同盟国，侵入了西埃及沙漠，把他们的领土扩展到孟斐斯（Memphis，在开罗以南 12 英里）的城墙外。埃及帝国就随着他的死去而结束。一直过了三个世纪之后，才再有亚述（Assyria）帝国的兴起，在

此期间,埃及对于它的北疆、南疆和西疆,都是岌岌乎难以自保。

虽然亚述人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 3000 年,当时他们还是游荡的闪米特人,开始移殖到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城 (Assur),就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型城市王国,以后一直等到公元前 10 世纪,他们才在西亚的沃土中强大了起来。一个世纪之后,在亚述纳西拔二世 (Ashur-Nasirpal Ⅱ,前 884—前 859 年在位) 统治之下,他们开始踏上帝国主义的道路,着手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到了撒缦以色五世 (Shalmaneser Ⅴ,前 727—前 722 年在位) 和萨尔贡二世 (Sargon Ⅱ,前 722—前 705 年在位) 的时代,帝国的疆域就扩张到了埃及的边界。

亚述人在本质上即一个好战的民族,因为他们的军队也就是他们的国家。它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和组织的军队,而就那个时代而言,也拥有最优秀的兵器。据说早在公元前 10 世纪,他们即已知道使用攻城槌 (battering ram),这是城市战争中的必需工具。这种工具装在木塔的里面,顶盖和前面都是用金属板来当作防盾,下面装着 6 个轮子。在顶盖之下有一个平台,以供弓弩手射杀城墙上防御者之用。由于与赫梯人有了接触,他们也学会了用铁制的兵器。①

亚述陆军中的组织分为弓弩手,以及支援他们的长矛兵和防盾兵,其机动化兵种则为战车。但是其主要兵器还是"恐怖"。他们有计划地将城市夷为废墟,把俘虏活活地钉死或是剥皮。

在辛那赫里布 (Sennacherib,前 705—前 681 年在位) 统治之下,塔尔苏斯 (Tarsus) 被洗劫,巴比伦被毁灭。他的继承人,以撒哈顿 (Esar-haddon,前 681—前 669 年在位),又把从三角洲到底比斯之间的埃及部分征服了,底比斯城也在公元前 671 年被焚毁。这一次的征服,加上以前所赢得的土地,使亚述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达到了一时无二的规模。但是在它建立大一统统治的努力中,亚述帝国却已经膨胀过度。它那种毁灭性战争的方式,销毁了所征服地区的财富,而使它们经常地叛变,以致帝国必须保留一个巨大的驻防网。最后,它的帝国负担超过了其力量所能支持的限度。

当此之际,游牧民族又在移动之中。阿拉米人 (Aramaeans) 从沙漠中向内移动;从波斯湾的头部又来了卡尔都人 (Kaldu),亦称迦勒底

① 布里斯特德在其《文明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Civilization) 一书中曾经说过:亚述人的军队是有史以来使用铁制兵器的第一支大军。萨尔贡皇宫中某一个单独的武器库,即曾装有 200 吨的铁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述帝国的强盛要算是铁器时代的后果之一。

人（Chaldeans）；而从北面山地中也来了游牧的印欧民族，由米底人和波斯人领导着，向下侵入了亚述人的故土。

于是亚述人放弃了埃及，但埃及法老萨姆提克一世（Psamatik Ⅰ）因为害怕受到北方野蛮人的侵入，遂与亚述人订定条约，并派一支军队去支援这个动摇中的大帝国。可是它的崩溃却已经迫在眉睫。公元前 614 年，在基亚克萨里斯（Cyaxares）统治之下，米底人攻占了亚述城；而迦勒底人，在拿波纳萨尔（Nabopolasser，前 625—前 604 年在位）统治之下，也早已征服了巴比伦人，于是在公元前 612 年，两支军队结合在一起，冲入了亚述首都尼尼微（Nineveh），最后把这个城夷为废墟。

7 年之后，迦勒底人在拿波纳萨尔的儿子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前 604—前 562 年在位，他曾经重建巴比伦城）统治之下，又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与埃及国王尼科（Necho）的军队相遇，并把尼科击败。

以后，尼布甲尼撒二世又征服了犹太（Judea），他在迦勒底人的诸王中要算是最伟大的一个。公元前 586 年，他冲入了耶路撒冷（Jerusulem），把犹太人当作俘虏带走，于是又进到了埃及的门庭之中。

虽然亚述人的衰亡是迅速而富有戏剧性的，可是许多的民族此后又一再被强迫受到一个单独主权的统治。尽管亚述帝国是毁灭了，可是统一王朝的思想却反而更形增强，所以亚述帝国覆灭了之后，马上就有另一个民族准备起来接替它的任务；这一次不是非洲人，也不是闪米特人，而是印欧民族的波斯人。

现在必须暂时按下亚洲方面的事情，先说到欧洲方面。首先叙述自从印欧民族来到之后，在那些世纪中关于欧洲大陆东南角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注定了应该由他们的子孙，来阻止和击毁第三次创立统一帝国的企图。

希腊人（Greek）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渗入希腊，这已经不可考。在麦吉士（Russell Meiggs）所修订的 1951 年版《希腊史》一书中，他认为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 2000 年："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新民族进入希腊的迹象。"他们的先锋，向南移入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半岛，征服了高度文明的爱琴人（Aegean），并与他们混血。

这些民族通常被称为亚该亚人（Achaeans）[①]。以后又来了第二波的民族，叫作多里安人（Dorians），他们在公元前 1500 年也到达了伯罗奔尼撒，并征服了亚该亚人。以后，多里安人就开始向海上发展，征服了克里特岛和爱琴海中的诸岛。到了公元前 1325 年，自称伊奥尼亚人（Aeolians）的艾托克里斯（Eteokles），已经在小亚细亚的西岸，建立了坚强的国家。他与赫梯人的皇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赫梯人的首都为哈梯（Hatti），在哈亚斯河（Halys）的东面。两代人之后，这个友好关系又为另一批印欧民族的移动所破坏：弗里吉亚人（Phrygians）从色萨利（Thessaly）移来，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从凡湖（Lake van）地区移来，他们征服了赫梯帝国。到了公元前 1200 年，赫梯帝国就完全失踪了。另外有一批弗里吉亚人，也在达达尼尔的东边，占据了希沙利克（Hissarlik）故土，并在那里建立了特洛伊（Troy）城。它在公元前 1184 年，经过了 9 年的围攻，才被阿尔戈斯（Argos）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率领的亚该亚人所克服。到了公元前 1000 年，希腊人占领了整个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的爱琴海部分。多里安人在南部，爱奥尼亚人（Ionians）在中部，伊奥尼亚人在北部。

在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之间，全部西方世界都处在混乱之中。各个种族和民族都纷纷向各方向移动，以征服和逃避征服。大批的爱琴人冲入了叙利亚海岸和埃及三角洲。其中有一部分叫作非利士人（Philistines），曾在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混乱的时代与铁制兵器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也可能与发明了用马来当冲锋的工具，而不仅是当作挽兽看待的事实有关。

那些移居在被征服的土地中的人民，都是聚族而居，由家庭而村落，由村落而城市。希腊的特殊地形——诸多小国为许多山脉所分隔着，中间只有极少量的陆上交通——更造成这种城市国家分立的局势，每一个国家都以“天下”自居。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主权，有它自己的国王，自己的法律，天神和土地。在城墙之内，是以和平相处为原则，而在城墙之外，就到处都是敌人。于是在希腊本部，沿着爱琴海的海岸上和各岛屿上，一共兴起了好几百个城市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集团，彼此互相妒忌，经常都在战争之中。当人口增加得太多，城市容纳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寻找殖民地。在历史上，希腊人也是

① 埃及人和赫梯人甚至《荷马史诗》都称希腊人为亚该亚人。

最伟大的殖民民族之一，其主要的动机并非为了征服和掠夺，而是因为缺少可以耕种的良好土地。

公元前 750 年，第一个希腊殖民地开始在中部地中海地区出现，腓尼基人（Phoenicians）本早已在那里建国。这些殖民地可以分为三大类：欧波亚人（Euboeans）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亚该亚人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那里被称为“大希腊”（Great Greece）；以及多里安人在西西里岛上的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为叙拉古（Syracuse）。此外，他们在塞浦路斯、吕底亚（Lydia）、南高卢（Gaul）、西班牙东部也都建立了殖民地，而不久在黑海海岸上也都布满了他们的足迹。这种特殊的扩张，直到公元前 6 世纪中叶才终止。假使希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拥戴着一个君主，那么这就可以使它变成世界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海洋帝国了。希腊人的殖民地，虽然总数在 100 个以上，可是在形式上却都只是他们城市国家的副本，其存亡之所系就靠着他们的军事力量。

在这些城市国家的初期时代中，诚如荷马（Homer）所歌颂的，战斗几乎都是由挑选出来的英雄作个人性的决斗。在这种战斗中，英勇为最好的美德，实际上，英勇和美德就是用同一个字来表示的。欧洲历史就是从这种英雄气概中产生出来的，它的象征是矛和剑，而不像在亚洲，是弓和矢。人群的领袖是最勇敢的人，而不是最聪明的人；足以支配战斗的不是他们的技巧，而是他们以身作则的勇气。战斗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决斗为主，而不是头脑与头脑之间的决斗。希腊的标准英雄是善使长矛的阿喀琉斯（Achilles），而不是善射的帕里斯（Paris）。在心理方面，是白刃支配了矢石。

后来，也和在埃及与亚洲的情形一样，方阵开始出现了，斯巴达人（Sparta）是第一个充分发展它的民族。方阵出现之后，又由于冶金术的进步，甲胄的成本逐渐减低。本来城市的战士都是由贵族充当的，现在逐渐为平民取而代之了。甲胄的价格已经相当低廉，每一个小康的公民都有能力购置一套全身的甲胄，其中包括金属的头盔、胸甲、胫甲和股甲、圆形的防盾、长矛和重型的双锋剑——但通常很少携带弓矢。这样一个转变是合乎平等民主原则的，因为它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立于平等的地位。伯里（Bury）在他的《希腊史》上曾经说过：“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民兵制度尚未推行之前，骑兵通常为陆军的核心，民主观念永远不会出现……”不管他们是从哪里开始的，其结果终于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